

風捲雲舒話回歸

——憶香港回歸感懷

黃東成



晚上，香港作家聯會在敦煌大酒店爲我接風。首屆會長曾敏之老先生已先在那裏了。他熱情地握住我的手，高興地說：「老朋友，你怎麼來香港不先打電話給我？」他拉住我並坐在沙發上。「你是從台灣過來，香港回歸，台灣的反應一定很大吧？」

我告訴他，台灣電視每天都在滾動播放香港回歸的特別節目。可想而知。

他笑着點頭。「鄧小平先生設計的『一國兩制』模式，兩岸三地都實用，我們香港先走一步。」

我仔細端詳着師長輩的曾敏之先生，明顯地感覺他蒼老了许多。曾敏之先生是香港文壇元老，德高望重，一手創建香港作家聯會。一九八三年我首次赴港，詩人張詩劍陪同我專門去拜訪他。他當時是香港《文匯報》的副總編輯，主持「筆會」文藝副刊，每年都要發表我好幾組詩。旅港回來後我出版了一本詩集《香港多棱鏡》，就是由曾敏之先生和當時《詩刊》主編鄭荻帆分別寫的序詩和序言。

曾老將出席宴會的香港著名老作家、香港作家聯會會長劉以鬯先生介紹給我，又將一批中年作家彥火、夏婕、陶然、王方、周蜜蜜等向我一一作了介紹。他說，過去有人稱香港是文化沙漠，其實，香港薈萃了世界各種文化的精華，香港接觸到的文化已經翻譯到世界各地。他指着劉以鬯先生說，劉老正在編寫一本《香港文學史》，香港文學始終緊緊緊連着母體。三十年代，內地主要作家幾乎都到過香港，就是他們，在香港播下了文學的種子，才有了今天香港文學事業的繁榮發展，因此，應該說，香港文化自始至終連着祖國文化的脈脈。

席間，曾老過來向我敬酒，「你是香港的老朋友了，九七香港回歸在即，你來得正是時候，可惜時間太匆促了。一九八三年你來港寫了一本《香港多棱鏡》，這次你再好好感受一下，應該再寫一本《香港回歸曲》。」

他舉杯向大家：來，爲了慶祝香港回歸，我們一同乾杯！（下）

夏至的吃食

李丹崖



夏至吃什麼？中國南北東西各有不同，有的吃餛飩，有的吃綠豆糕，有的吃糉子，有的吃涼麵，還有的吃熱麵，各有千秋，各有各的說頭，感覺夏至是一個亂吃東西的日子。清代以前，夏至這一天，官府是要放假的，類似於現在的春節。

有一年去無錫，在陽山，發現這裏的人過夏至很講究，上午吃粥，當地人管夏至這天的粥爲「麥粥」，做法也很簡單，水米均勻，煮沸之後，待米粒開花，用大麥粉和成糊狀，攪拌在鍋內，煮沸兩滾兒，直到粥變得濃稠飄香，顏色也稍稍有些泛紅，盛出來放涼，香甜解暑，有一股淡淡的水蜜桃的香，無錫盛產水蜜桃，空氣裏裹挾的這種氣息似乎帶到了粥內，香味實現了「接力」。

到了中午，無錫人也有不同的吃食，那就是餛飩，無錫人認爲，吃餛飩可以增長智慧，小小的餛飩，特別注重肉餡，包裹起來，特別像大腦，以形補形，可以補腦。餛飩這東西，往大了說，有調和天地渾沌的意思，往小處說，小小的一顆，包裹濃郁的美味，是一顆小原子彈，在你的味蕾上炸開，滿口香。

「冬至的餃子夏至的麵」，這是很多北方人都知道的習俗。從皖北，一直到北京，人們都這麼吃，這麼過。在我的故鄉皖北亳州，人們習慣吃一碗溫湯麵。溫湯麵的做法十分簡單，麵好吃，湯是魂，現準備好兩隻番茄，切成月牙狀，雞蛋敲碎和蔥花一起炒成花，盛出來，番茄微一炒，加上開水，煮沸，把事先準備好的雞蛋花、莧菜一起放進湯內，湯就做好了。做好的湯，慢慢放溫，這時候開始煮麵，煮好的麵撈在湯內，稍事調拌，淋上些許麻油，溫湯麵就做好了。這樣做出來的溫湯麵，開胃且美味，小時候，如我一樣的農村少年吃到碗底朝天仍意猶未盡。

除了溫湯麵以外，似乎皖北人還喜歡製作醃蛋，醃製鹹鴨蛋十分講究，要事先準備好八角、桂皮、花椒、茴香之類的佐料，加水煮出來佐料水，放涼。然後把鴨蛋洗乾淨，擦乾以後，放在白酒中浸潤一下，取出，在食鹽中滾一下，如滾雪球。這些都是醃製鹹鴨蛋的基本動作。這些準備妥當之後，找一隻乾淨的陶泥壇子，把滾了鹽巴的鴨蛋碼進去，把放涼的佐料水倒進壇子，放一些白糖，還有剩餘的白酒，根據雞蛋的多少，再撒一些鹽，密封悶至十五天以上，鹹鴨蛋就可以吃了，當然，根據個人口味不同，也可以悶得時間長一些，那樣，鴨蛋會更鹹，蛋黃冒油，是佐餐的佳品。

蘇州自古是魚米之鄉，過夏至更別具一格，白居易在《和夢得夏至憶蘇州呈盧賓客》中這樣寫到——憶在蘇州日，常諳夏至筵。糉香筒竹嫩，炙脆子鵝鮮。水國多台榭，吳風尚管弦。每家皆有酒，無處不過船……夏至以後，緊跟着梅雨就到了，下了雨，人沒有地方可以去，或是邀客到家裏來，聽一聽蘇州評彈，吃一隻烤鴨，兩管糉子，窗外梅雨瀟瀟，口唇之間滿溢的是朝朝煙水氣息。



上次說到永遠的鋼琴王子理查德·克萊德曼，及其對中國當代鋼琴藝術的啓蒙性影響，但真要論及音樂界的大師級人物，那麼即便我在心理上不斷地給克萊德曼加感情分，他的音樂才華恐怕也難以與天生的音樂奇才同日而語。這天生的奇才，便是有音樂神童之稱的莫扎特。

四歲時創作了第一首協奏曲，七歲時又寫出第一首交響樂，十二歲時就創作了第一齣歌劇——莫扎特無疑是「上帝的寵兒」，所以帶着神賜的音樂天賦而生，連全名約翰尼斯·克利索斯托穆斯·沃爾夫岡古斯·特奧菲盧斯·莫扎特（Johannes Chrysostomus Wolfgangus Theophilus Mozart）中都帶着「Theophilus」這個在奧地利語中意爲「上帝的寵兒」的詞。

上天終究是公平的，儘管莫扎特有着天賜的音樂才華，卻終究免不了「傷仲永」的故事結局，他天才末路的人生最終被改編成爲多個藝術演繹形式，包括電影、歌劇等。

不朽的音樂天才——莫扎特

音樂劇《莫扎特》就是根據莫扎特的生平改編而成的一齣奧德音樂劇，由五十三首德語歌曲組成，分兩幕演出，涵蓋了莫扎特痛苦而又短暫的一生，突出了他對藝術的極致追求和對自由的無限渴求，也描繪他在生活中與其父親Colloredo親王之間產生的衝突，最終這齣歌劇安排幼年時的莫扎特結束了青年莫扎特的生命，落幕在了永無止境的新交響樂創作之中。

這齣音樂的首演時間是一九九九年，但首次到華演出，則算是去年底到今年初，在上海文化廣場開啓的四十場巡演了。作爲一個音樂粉，我到場觀看了足足三遍，自第一次進場聆聽之後就深陷其中……

就劇情而言，亦如大家所知，莫扎特的一生都在尋求突破，逃離他幼年的影子——從年少輕狂時「我是音樂」的狂言到「我以我血譜我歌」的終場，莫扎特成爲了音樂，已化作天神撒下凡間的一枚音符

不朽的音樂天才——莫扎特

，最終歸於塵埃。人們在莫扎特的故事中感動，是因爲人們知道他逃不出天才的宿命，也明白天才的珍貴與易逝是並存的。

很早以前就聽過這樣一種言論：天才總是被縱容。的確，當周圍的人都知道他是上天的財富時，就會自然地珍惜他，縱容他，寵溺他，盡可能地不讓他因爲雜事



怡人

分心——因爲人們明白天才的出現必然會在人類的進程史上留下筆墨，所以每個人都願意竭盡所能地幫助他——因爲沒有什麼比較能夠參與或者目睹一件偉大的事情發生更讓人迷醉了。天賦有兩種：天生的才能和強大的意志力。莫扎特兩者皆有，因此衆星捧月，養成了他不受限制、自由自

生活如光一百年

簡嘉明

高不下，百物騰貴，工作時間又長，抱着「顧得自己理不得他人，放假不如去旅行」的觀念生活的人，比比皆是。上一輩的家長常常教導子女要做一個對社會有貢獻的人，現在已很少聽人提及，因爲新一代的父母多只希望下一代可以愉快健康地成長。然而，在教育普及與學歷水平較過去大大提高的年代，莫說社會責任，連昔日老孺能道的「助人爲快樂之本」也漸漸爲人淡忘，實在教人唏噓。

不是每個人都會成爲偉人、高官或大慈善家，但現實中卻有人真的身體力行，發揚「生活如光」的精神！香港人瑞黃翠平女士，是「眞光」校友，年輕時於廣州生活時，已在課餘擔任義工，關顧弱勢社群。來港後她積極學習，深感戰後的香港因社會與經濟百廢待興，許

多家長爲口奔馳，對子女疏於管教，不少青少年因而誤入歧途，故此於大學畢業後申請加入政府，成了香港首位女感化官，協助觸犯法例的年輕人重踏正途。退休後，黃女士又到大學學校任教，盡己之力培養後學。如今，黃女士仍精神奕奕，積極生活，一百〇三歲時更與「眞光中學」的師妹們一起到街上售賣慈善餅乾，爲有需要的人籌募善款。本年，她更出版書籍《生活如光100年》（黃翠平口述，陳慕真、韋李碧璋筆錄），與讀者分享「助人爲長壽之本」的人生態度，讓人們明白何謂「爾乃世之光」。

百歲長者，從不言倦，爲幫助他人有力出力。作爲黃女士後輩的大衆，是否也應好好想想自己如何「生活如光」呢？

圖書館「巡禮」

顏純鈞



中央圖書館是香港最大的公共圖書館
資料圖片

大概。

很多自己經手的書都還在書架上，看到那些熟悉的封面，當初與美編同事商量設計方案時，再三斟酌的景象，不免又浮現心頭。最初如何與作者見面，如何商談細節，編輯部同事如何編校、製作，那些繁忙而充實的日子，絞盡腦汁後的回報，如今都還在公衆的視野裏，這是令人欣慰的事情。有些書的作者，多年來都成了老友了，如劉紹銘教授等，有些已經不在人世，如夏志清教授，有些整個系列數十本，卻只有零零散散幾本屈居一角，如林行止先生，有些著作等身，我卻只有份沾手一兩冊，如董橋先生。

在衆多大部頭著作的夾縫裏，突然發現唐瓊先生的一本薄薄的遺作《唐瓊隨筆》，如沒有記錯，那可能是我經手的唐瓊老最後的一本書，記得書出版不久，他就辭世了。唐先生是《大公報》著名記者，今日在谷歌上，已經查不到有關他的資料，人世滄桑，家國變故，時代腳步匆匆，人們只有向前瞻望、沒有回顧懷想的心情了。

唐瓊先生謙謙君子，高瘦筆挺的身材，滿頭白髮，滿臉懇切溫潤的微笑，說話永遠客氣，交往永遠體貼，是老一輩文化人普遍的風範。他曾是中國現代著名記者，採寫過末代皇帝，他的隨筆也是一種溫潤包容、文質彬彬的風格，讀來如浴春風。唐瓊老著作不多，知名度看起來也不如很多沽名釣譽的寫作者，他一本薄薄的小書還碩果僅存地孤單立在書架上，等待後代某一位有心人的心靈交流，想及此，真讓我有點感動。

有一套《聶紺弩舊體詩全集》（因未抄下書名，書名可能有出入），上中下三冊，看了很喜歡，卻發覺上冊不見了，只剩下中下兩冊，而中下兩冊又偏偏是「註釋與集評」，也就是說，他的舊體詩都在上冊裏，那一冊可能給別人借走了。借書的人是「識貨」者，但也是粗心大意的讀者，雖然聶紺弩的舊體詩一般都淺白，自詡爲打油詩，但既然後面有兩大冊註釋與集評，爲何不一起借回去參考呢？

編書的人用這樣的架構，本來就是爲難

讀者的（爲什麼註釋不緊跟原詩），而讀者居然也不以爲意，這也算是奇事了。

書雖然很多，但滿眼都是舊書，新書寥寥無幾，空地上有一個小如飲水機的小書架，陳列幾本新書，卻都是兒童書。市面書店上架的內地與港台新書，每月至少以百計，作爲香港中央圖書館，居然看不到近期新書，這也是怪事。不知道是不是資源不足的關係，新書進一兩本，如給讀者借出，別人也就看不到了，新書陳列架應該有一個樣本是只供陳列的，起碼讓讀者知道近期新書，也可以翻閱一下，有興趣的可以預訂。

另一個不滿意的問題是陳列的問題，雖然不同書架有作一般的分類，但分類粗疏，尤其是文學類的書，不同性質層次的亂堆在一起，同一個作者的書又各在東西半球，流行文學與純文學互相滲透，交叉佔領，這無疑給讀者增添了很多麻煩。

這種情況甚至還不如一般的市面書店，書店至少是將流行文學與純文學分開陳列的，因爲兩撥讀者完全不同。讀張小嫻的，不會讀魯迅，兩者混搭，不但互相干擾，找起書來也很不方便。

當然，要細緻分清流行文學或純文學，有時也不那麼容易，但圖書館應該爲員工提供必要的培訓，至少讓他們搞清楚一些作者的名字，不要把還回來的書隨便往書架上插了事。

走了兩個鐘頭，腰腿都在呻吟了，因爲規定一本書只能借兩星期，續期要在網上或打電話辦理，因此匆匆間也只挑了兩本薄薄的書，一本是余英時的《師友記往——余英時懷舊集》，另一本是霍金的《我的人生簡史》，裏頭有不少霍金的黑白舊照。兩本書珍重帶回家，可以打發半個月的空間時間，真是不亦快哉。

天下最便宜的事莫如讀書。古今中外知識精英殫精竭慮，寫作一本書總結他的人生智慧，你到圖書館去，不費分文把這些無價之寶捧回家，即使弱水三千只取一瓢，你也是撿了大便宜了。但，爲何讀書的人越來越少呢？

在的性格——這成就了他的光環和榮耀，但也讓他人生坎坷。

音樂劇中一直強調莫扎特活得像個孩子。他的赤子之心或許是藝術創作的必備要素，但也同時無可挽回地顯示出負面影響——莫扎特最終孑然一身。或許是天才的光芒太過耀眼，他身邊的人都因他的光芒而漸漸凋零；姐姐的才華被覆蓋在他天才的陰影裏，父親漸漸無力和他抗爭，主教與他決裂……

那麼，我們又爲什麼愛莫扎特呢？爲什麼會在二百多年後仍因這個天才末路的故事而悲傷感動呢？

因爲藝術是人性的光輝，是生命的闡釋，它超越真理，與道德禮教無關。在所有的藝術形式中，音樂是最接近人之本原也最具情緒的。

人的理智真的非常有限，而音樂直達心靈。莫扎特的偉大不在於他突破桎梏享受生活，而在於他是有史以來最成功地通過音樂這世界意志的鏡子，把快樂歡欣的生命力傳達出來的藝術家。

他的才華，超越音樂。天才不朽，創作永恒。

音樂劇《莫扎特》現場圖片
作者供圖